純宗朝
翼宗代理
跋
教總裁大臣

國朝寶鑑

廿六

共廿六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

純宗朝五

壬午二十二年春正月大司成洪起燮上疏略曰太學壁上有傳教揭板者盖以年前一二儒生之侵詆朝臣深慮不靖之漸至設先甲之令臣非不知當初處分只將痛禁其假托挾雜之類然賢關教化之所由始也今不能端其士趨徒欲以法禁毆而齊之者終有舍本事末之歎設禁非聖世之事又非太學之所宜有也答曰揭板事豈得已也風習人心

日趨於澆漓挾雜之私每托於士論故欲痛
禁而有是也真正士論朝家豈有摧折之理
爾言甚是揭板特許還收然因此復有如前
之弊斷當加倍嚴處以此曉諭多士仍載太
學故事○劃給陽川等八邑賑資穀六千四
百斛安邊等五邑賑資穀三千斛○二月詣
健陵顯隆園親祭　上以陵園事體與廟宮
不同詢大臣禮堂以視事服行禮於園所○
命恩彥君子女婚娶之需自內備下令宗親
府主管教曰每欲一番洞諭而未果祇謁陵

圖益不勝耿耿今兹之舉寔推本我 先大
王篤友之聖心以示我萬世子孫也○閏三
月分遣御史廉察八道○領議政金載瓚言
故徵士金富弼學問造詣早被先正臣李滉
所推詡蔚為嶠南眞儒七月入山之哭一生
遯世之跡與先正臣金麟厚俱為 孝陵純
臣特贈正卿賜諡故重臣金鎮商在朝而有
激濁揚清之節遯世而樹廉頑立懦之操故
重臣李台重以匪躬之忠守難奪之義易退
難進終始不渝並賜諡宜也 上從之○夏

四月時都下輪疹又遍行死亡甚多病者設幕給粮死者厚埋都下及諸道別設厲祭○五月命殿牌作變罪人誅止其身因刑曹參判李止淵所奏下詢大臣著為式○秋八月元敬王后誕降舊基在松京南門外留守吳翰源得實蹟以聞命竪碑建閣○冬十月嘉順宮患候浹旬彌留至是始平復禮曹請陳賀教曰 慈宮以張大深用不安辭教懇至其在養志之道承順是矣○有雷異減膳求言○度支患經費匱乏 上命户曹惠廳

籌司堂上會坐講究自御供以至公用一以丙申至丁巳捴為準何事為踰制何端為啓倖一一査整免稅結之在法當收還者亦査櫛以聞○耽羅沴疾熾行死者過數千下綸音遣御史趙庭和慰諭仍行慰祭兼訪民隱降御題試取儒武○十二月行賀禮于仁政殿頒赦中外 王世子疹候平復也○命麗朝禮儀判書閔安富金冲漢追配表節祠即麗朝忠臣曺義生等五人並享之所開城留守吳翰源請之也○命厚州鎮陞邑因北伯

李勉昇狀請也○綏嬪朴氏卒逝 上哀慟踰節用大臣諸臣議服緦麻三月○時殯宮奉於大內儒臣嚴壽權敦仁臺臣權常愼金鏞李竣祜等陳守經之論國官望單以參奉改書下承旨洪起燮李紀淵等繳還 上皆嚴譴之及葬命以都摠府為魂宮玉堂上劄爭之答曰禮云禮云不獨起於人情乎既無壓屈之端則如予今日情事雖聖人亦必許之矣大臣聯劄又爭之答曰親喪固所自盡上下一也予亦豈不折衷於情禮之兩得其

宜乎又曰今以予為過則予當以為親之心受而為過不敢辭也又曰禮與情有時相輕重而以此事論之禮則儀節之至細者情則人倫之至大者卿其諒之尋命並宥前後議禮被謫諸臣

癸未 二十三年春正月內下銀子一萬六千兩命補用於園役教曰 慈宮平日為念終事別置者也○議上 綏嬪謚曰顯穆宮曰顯思園曰徽慶○三月長湍麗王陵近處有賣炭者延燒陵莎以守護不謹罷府使職定差

貞改修莎草遣承旨致祭○上行顯思宮奉
哭祭既除服視事猶御素衣冠大臣諸臣言
其違制　上曰便着非法服故燕居以縞素
之意也講筵則用法服次對則多用便服次
對非燕見乎燕見之用燕服豈至於違制乎
壓屈也故不敢踰緦之制也別嫌也故不敢
以出宮門不敢以莅朝惟用之燕居而已竟
以是終三年○詣徽慶園展拜仍行夕上食
王世子隨詣行禮○夏四月特除朱萬離工
曹參判萬離關西人文科回榜其年百歲也

命回還時給馬給粮令本道優給燕需○五
月祔 孝懿王后于太廟 正宗室 上率
王世子親行享事禮畢御正殿受賀頒赦○
領議政南公轍奏曰太廟祔享 王世子初
行亞獻之禮伏想洋洋在天之 靈必當降
監而悅豫矣 英廟時我 先大王寶齡自
三歲殿座及朝臣入對多命侍坐此是 殿
下家法自今凡於大小殿座及臣隣引接之
時頻命侍坐一以為政令辭教之仰覩而視
法一以為朝儀慈體之早知而熟習事為得

失人物臧否民生苦樂羣言是非已自沖年瞭然於心目爲堯舜之道亶不外此 上嘉納○秋七月華豐德府合屬開城府初留守金履載狀陳本都弊貽之狀請劃添歲入之資領相南公轍請以畿海傍近邑田結一千五百結劃給掌賦者執難之公轍以豐德接近松境請罷邑屬都並田賦付之○八月太學齋儒因微事語侵泮長泮長鄭基善上疏論其事答曰泮長有師道儒生或有言議之異同往復爭難可也輒辭輕詆容易推上如

互訟者可乎所貴乎儒生者以其學聖賢識道理尊君而隆師守經而秉禮也近來舉措多駭此固朝家不能導率作成之咎然亦不能不爲儒生惜之也此批旨書揭齋壁俾諸生常目互相砥礪讀書明理振我古昔之儒風○冬十月宗廟冬享命王世子攝行省牲省器及行祭時百官依親行時例入參○十一月先是因六道儒生金熈鏞等疏以庶流限品疏通詢于大臣卿宰仍令廟堂及兩銓長商議酌定至是節目成（節目）一文官限以從二品許左右尹

及户刑工曹參議外任限以牧使通清依英
廟時例只許臺通此外不通選無薦圖之該
各司並勿拘一假注書若無三望則依與籍
奉常主簿直講例只與成均參下通擬一黃
官限以牧使初仕部都事監役守本官皆無
碍若廟社陵駮宮官及挂坊教官等職謹道
丁酉節目勿許此外各該曹並勿拘一武臣
限以從二品兵使兩如訓錄正副正等通[illegible]
之褫勿許其外各司及參下武薦四山參軍
並呰勿拘一毋論文武官如捴管西北間亞
將自是卿宰重選之職並勿許一我圖用人
既尚門地謂之均是庶流無所分別非憤[illegible]
之意隨其家閑以爲參等之地一文識行誼
之卓興者才器政績之著顯者宜有不循常
規拔例甄用之道必待一世公議所許然後
廟堂銓曹稟旨施行一自今各議道道薦以
庶流加窴一窠博採士論另擇孝憚力田經
明行修之入自邑郭營營聞于朝廷以爲
收用之地一外邑校院儒任及鄉任付之監
司守令另加耆念狀頭書之政兩首任通用

之邑依前通用若不通用之邑則亦存階限而益加疏通以為慰悅之道如或因此有紛爭起鬧之端依丁酉節目隨現重繩一令於仕路疏通之後或因嫡派之殘弱有壞亂名分之罪依丁酉節目繩以以孼凌嫡之律

甲申二十四年春正月教曰和嬪(正宗嬪尹氏)喪逝追念昔年禮待之 聖眷又自今宮中遂無尊屬之人且愴且悵依 英廟乙卯寧嬪喪禮舉行仍命輸送東園副器○命統平南北虞候曾經守令者依履歷中軍例施行內禁將之未準朔遷遞者待更除準朔始許邊地

○三月特蕩松營殖利錢十三萬四千餘緡

○夏四月因義安大君和十五代孫應呂上
言教曰大君功烈與他元勳自别墓所之失
而復得於三百餘年之後者誠非偶然改封
築日遣承旨致祭祀孫調用○秋八月太廟
第八室第十三室寶鑑命更印奉藏以蠹濕
壞損也○九月領敦寧府事金祖淳自關西
還奏言辛壬亂後户多流亡舊糴無處指徵
上命蕩六萬九千三百餘斛祖淳又請崇寧
殿參奉一窠改為令崇仁殿監改置參奉二
窠以開西人蔭仕之路○上從之○賜定州

六義士祠額以忠烈公鄭蓍合享○冬十月
有雷異減膳避正殿命中外進言者悉陳衮
闕及時政○命審理京外刑獄○十一月箕
營營貨之散殖民間者歲久積逋民困徵索
上聞之遣李沆為查逋使覈實以聞錢二十
三萬四千緡綿布一萬五百八十餘同特命
蕩減教曰藩儲即國家緩急不虞之需此而
蕩竭其害不歸於國即歸於民為方伯者寧
或使典守壞了仍嚴飭諸道道臣○竪碑于
安邊府衛翼社琴龜洞 神懿王后誕降舊

基也○十二月左相李相璜登對 王世子
方侍筵特爲起坐相璜曰臣雖職忝師傅
至尊之前不宜如是爲禮也

乙酉 二十五年春正月命賜判中樞府事金思
穆九杖司馬回榜也○二月親行顯思宮禫
祭仍奉安神位于景祐宮初禮官言自 上
無可除之服禮當無禫請詢問大臣 上曰
我家舊禮雖在無禫之地皆行之其令擇日
○左議政李相璜奏曰以武監禁隷相關事
有令訓局查實之敎罪囚推覈自是法曹事

今付於非掌法之地是常例外也凡事關摋
屬並付法司無有遠近踈昵之間焉　上是
之○夏四月詣文廟行酌獻禮　王世子隨
詣行禮御春塘臺試文武科○五月獻納姜
時煥疏言善山府使李載延獄事載延
渰殺人爲這當律而秩是緋玉與匹庶有異
輸之王府議律可矣豈可委之縣獄吏哉左
議政李相璜言殺案既成雖堂上官自本道
訊推載在常憲　上從大臣言○刑曹參判
蔡弘遠疏論獻陵局內風落木濫斫事　上

令廣州留守馳審狀聞教曰是無前之變惟予心之驚悚慙懼若無復拜仙寢之顏命陵官拿問嚴勘以事由於户曹差人而留守及禮曹之不能摘發户判廣留并門黜禮判刋削○六月命麟坪大君遺稿松溪集中增刋正廟御誄及前後 聖教及刋進教曰大君以 寧陵介弟勤勞在王室 列聖朝皆有惇尚優恤之舉而予則未及也仍遣承旨致祭錄用其嗣孫○秋七月正言金秀萬上疏請朴元宗等三勲臣黜享 上答曰爾以爾

家之人言雖如此 先朝戊申批答中 聖
意可以仰認今何可遽議乎○八月移湖南
穀二萬斛補湖西賑資○九月文正公趙光
祖祠版過京遣承旨致祭○遣承旨致祭于
平壤崇靈殿東明王開國之年也崇仁殿一
體致祭○十一日詣健元陵親祭教曰是年
是日即我 獻陵定鼎漢師上壽 太上殿
之日昔在 英廟以是稱慶載於寶鑑今此
祇謁之年月日適與相符元良又初謁兩寢
事非偶然仍命終獻官以下及宮官施賞有

差○命尚州故户長朴傑贈職傑以户長當
壬辰倭變隨判官權吉守城城陷吉死之傑
曰倭不負國我其負倭遂同死至是因多士
輦轂許之○冬十二月禮曹判書趙萬永啓
言故副率金箕息有至性父喪每夢見父顔
素不解書竭思精摹幾二十年摹出真像及
箕息沒妻尹氏年且八耋斷粥飲六日而下
從請施雙旌之典從之
丙戌二十六年春正月教曰前秋大無之餘饑
甸湖西之民何以為生古人以匹夫匹婦之

不獲尚爲其恥况予爲民父母不能使八方黎庶常享含哺鼓腹之樂凶年饑歲流亡顛仆而莫之救尚何心玉食錦衣之安且美乎念彼鶉鵠顦顇不覺忸怩于中繼之以涕也移粟設賑才有成命顧予憧憧耿耿之懷實未敢一時暫忘茲下帑銀一千兩錢五千緡丹木三千斤白礬一千斤以補畿湖四都賑資以示予不敢忘之意○命文忠公曺漢英追配高麗忠臣李存吾孤山書院○二月右議政沈象奎啓言朝體嚴於等威南衙北寺

尤為截然臣進詣賓廳之路有一着緋內侍翔步自若睨之而退雖崇品重宰如遇議政於路拱立俟過體例即然內侍之如此益見其踰濫請令該府拿處從之○教曰今見百歲老人之入於政望其為吉祥善事非回榜回巹之可比同知安仁特除知事以示問年之義○詣健陵顯隆園親祭　王世子隨詣行禮御東將臺境內士庶年七十以上六百七十一人賜米以及四民○三月命修改讓寧大君祠宇○冬十一月關西設道科教曰

忠義之裔儒賢之孫一時登科事甚稀貴特
除崔重湜兵曹佐郎鮮于鑲正言並令乘馹
上來致祭于忠壯公崔孝一祠版故司業鮮
于浹平壤書院

丁亥

二十七年春正月教曰歲時賜米之舉即
優老善養之意不及於天潢餘派可乎自今
年縣主房歲時衣資食物依正一品例輸送

○二月命王世子代理機務招大臣卿宰于
賓廳教曰予自辛未以後多在靜攝之中雖
或粗安有時常致機務多滯國人之所憂即

予所自憂也世子聰穎年漸長成邇來之侍坐攝享意有在耳遠稽有唐近法　列聖代聽之舉予心已定一藉分勞以便調養一使明習以達治道此宗社生民之福也咸造在廷爰告大計王世子聽政一依乙未節目舉行　王世子疏辭至三　上賜批勉之議政府以　王世子聽政節目別單啓（別單一如乙未節目）御仁政殿受聽政賀告于廟社宮頒赦○命王世子詣宗廟永禧殿景慕宮展謁○秋七月辛酉　元孫誕降第三日告宗廟第七日

行陳賀○王世子上疏請上尊號 上賜批
不許 王世子率百官詣仁政殿庭陳啓固
請者至五 上答曰至懇如此雖甚愧恧當
勉循矣○八月內閣編寫御製詩文十冊以
進○上自沖年好學不倦常終日危坐惟親
簡編雖靜攝時亦然於書過目輒記經史性
理之文心會體認以至典章制度無不默識
而博通嘗曰予於冬夜明燭端坐讀書神氣
清明意思充然至于四鼓而不寐書課自富
予之偏愛冬夜惟讀書之故也○上仁儉之

德根於天性愛民以及物雖蟲豸蠕息之微不忍拂其性而傷其生凡玩好之物悉屏去之曰焉用此爲徒喪人心志耳衣襨不御錦綺輒澣濯而補綴之嘗進一半臂紋緞也上笑曰此果好乎一御旋解左右不敢復進所居房櫨甚窄陋請修葺之　上曰容膝足矣何必侈大也宮中傳誦以爲儉德之至同符　英廟　上嘗曰財者民力之所出也人君不察其出之之難而用之之易則民安得不困乎故善治國者本於愛民知愛民者本

於節財我 列聖朝恭儉愛民視民如赤子
凡為民事則雖寢睡之時即起判决皆以節
儉為本予在春宮時嘗展謁太廟趍進之際
仰瞻殿上席簾之屬多有補綴亦 先王節
儉之德如此予敢不繼述哉○九月上尊號
曰淵德顯道景仁純禧 中宮殿尊號曰明
敬 上御慈慶殿受冊寶御明政殿受賀翌
日受進爵禮於慈慶殿

戊子二十八年春二月 上御慈慶殿受進爵
禮以坤殿寶齡四句 王世子陳請飾慶也

○秋七月台見大臣閣臣二品以上于景春
殿 元孫初度日也○冬十月教曰七八日
之間再有冬雷之警災不虛生咎在寡躬悚
懍之心有倍於前減膳避正殿五日○十一
月 王世子以明年 聖壽四旬御極三十
年上疏請陳賀進饌 上不許及再疏 上
賜批勉從
己丑 二十九年春正月御仁政殿受賀頒赦○
二月 上御明政殿 王世子率百官進饌
行九爵之禮越三日又受內進饌于慈慶殿

○夏六月誕辰 王世子率百官詣仁政殿
庭陳賀○秋七月命慶興府德陵安陵舊碑
之陰追刻其陵舊基四字○八月詣弘陵親
祭 王世子隨詣行禮教曰祗謁躬薦感慕
載深耿耿餘思宜有推及仍遣近侍致祭于
達城府院君內外祠版命調用嗣孫 上初
欲歷謁昌陵而未果命王世子展拜遣禮官
致祭于上黨府院君淸川府院君內外祠版
命調用嗣孫是年 睿宗昇遐舊甲也○冬
十一月召見大臣閣臣禮堂判中樞府事南

公轍左議政李相璜等啓言 元孫宮岐嶷
天成知思日開三代有道之長豫建為本亦
自有我家禮 元孫宮明年歲籌是 世子
宮冊禮之睿齡且 顯廟世孫冊禮在於
仁廟己丑歲甲與今同符若定號於今年行
禮於來歲前後邦禮豈不有光於繼述乎
上可之○命元孫為王世孫冊禮擇吉舉行
庚寅 三十年春正月命 王世子攝行祈穀大
祭○命 王世子攝行景祐宮春享○三月
命遣正卿敬祭于 德興大院君廟祀孫完

城君爔子婿弟姪中穆陵參奉作窠擬入以
大院君誕生之五回甲年月也○夏四月
王世子請摹寫御真大小二本　王世子手
書標題與書香閣所奉戊辰二本移奉宙合
樓○五月壬戌　王世子豈行斬衰三年之
制禮曹判書洪起燮啓言謹按補編小喪
殿下斬衰三年　王妃齊衰三年載録矣今
當一依補編定制而禮典至重請詢議大臣
儒臣領中樞府事南公轍議長子喪服三年
即儀禮經文而補編橫看圖既著為制今曰

固當遵行但輯編時大臣諸臣之承 英廟
下詢而獻議者甚持慎重蓋斬衰服之最重
者也帝王一身奉宗廟付托有至尊至慎者
三代以後無論長衆皆服朞議禮者之本意
亦出於此歟左議政李相璜右議政鄭晩錫
議亦同 上以三代以來歷代及國朝所未
嘗行也引 正宗丙午文孝世子服制命斷
以舊制起爕又啓言取考本曹謄錄 仁廟
乙酉昭顯世子喪 大殿齊衰朞年 中宮
殿齊衰朞年而其時儒臣李粲金弘郁等聯

名陳疏以王世子喪 殿下當服三年斬而
降殺朞年至謂之欝抑故相臣李敬輿議以
為君為長子斬衰此禮經正文今欲復三代
之正禮洗千古之陋習則在 聖明斷然行
之而已雖其論過時不得見施禮典自古已
然請更議公轍議禮宜遵經喪當從先臣之
以儀禮及補編據以為言者此也而補編纂
輯時諸臣疏議亦似有據故兼以上聞用備
一說今禮曹引李粲金弘郁李敬輿之議又
請更議此則臣所未及聞知者然而終無的

確之見昨今一也諸議同藝文提學徐俊輔
議既有 英廟朝補編之援經定制又有昭
顯時諸臣之據禮論執宜一依補編施行
上命禮曹參酌磨鍊遂依補編行之○備局
啓言天安等邑祈雨祭事係時急雖在祭享
停廢之時宜令勿拘設行從之○秋七月賜
謚殯宮曰孝明○八月葬 孝明世子于延
慶墓○初 世孫冊禮既擇日至是命以原
定日行禮教曰虞卒已過慟廓益新世孫冊
封雖有定期隨時之宜乃禮之正昔我 英

廟甲中秋冊我　聖考為東宮皇朝　太祖
時皇太孫冊儲不踰洪武二十五年遵而行
之實兩合於述先從周之義今以王世孫為
東宮布告中外他餘事宜大臣禮官考例稟
定○九月諭賛善宋穉圭工曹參議吳凞常
副護軍宋啓榦曰今玆世孫冊封雖是有國
常事在予此日情理其為幸喜慶祝與天無
疆此時豈不願見卿等卿等亦豈無延竚之
心乎况予冠首之日我　先大王致宋李兩
儒賢於朝又予所當繼述者也卿等趍期造

朝一以賁飾盛典使幼孫早有觀感一以輔迪予躬使治道允升大猷○富寧崔得星妻李被虎覺其女兒年十八直犯虎口母女并命禮曹啓言此無愧於古之楊香請旌閭從之○御仁政殿冊王世孫受賀頒赦教曰今日陞儲之慶即邦運回泰之本也凡節雖不一依常禮其於與下民同慶之方豈或異焉諸道舊糴十萬斛市民徭役限二朔泮人徭役限二十日貢人舊遺在一萬斛蕩減軍錢結錢僧役稅錢貢錢分數蠲減○行次對領

議政南公轍啓言悠悠萬事莫大於輔導
儲嗣賈誼曰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又曰左
右正則太子正顧 殿下招徠在野儒賢揀
選賓客兩坊輪日入對誘掖而開發之昔我
先大王寶齡自三歲師傅輔養諭善間五日
入對侍講 列朝家法如此矣 上曰所陳
早教諭之道即不易之正論當體念而不忘
矣○時臺閣多懲討之論因相臣聯劄教曰
朝廷之上無他猷爲日日紛紛若將不及者
非殫人殺人之論則一無聞焉古今之稱凶

者莫首於四凶而鯀以汨陳而殛其餘皆流
也放也竄也豈聖人柔弱之致原天理察人
情適可以止故耳必如後世之屠戮殄滅然
後爲快哉今日廷臣未見有以教化導予者
而惟望予之果於誅討予本否德故謂不足
語仁而然乎太失於柔故欲其立威而然乎
使予果於立威則亦豈今日廷臣之福也○
冬十月命故正郎金馹孫加贈正卿施節惠
之典○十一月濟州人謂有鳴寃擊閽門傳
漏鼓兵曹請嚴繩命放送曰遠地之民也○

十二月命審理京外獄囚
辛卯三十一年夏四月命新榜生進年過七十
人並授五衛將○五月 景祐宮誕辰親行
酌獻禮以回甲翌年也教曰昨年誕日擬伸
追慕之忱不幸遭變而寢之矣今又天時回
薄新舊痛寃尤何可喻仍命忠獻公朴準源
內外祠版遣承旨致祭○命蕩減各邑年久
拯劣米從戶曹判書趙萬永言也○秋七月
命高麗忠臣張安世施以節惠之典以屢徵
不起終身草野也○冬十一月廚院以濟州

貢果腐傷請罪封進官 上不許曰不善成
熟且遠来之物也下屬亦勿治罪
壬辰 三十二年春二月前冬禮曹參判趙寅永
奉使湖西還奏請待今春致侑于故巡邊使
申砬故從事金汝岉及同殉之諸將士於忠
州㺚川戰墟從之牧使李宗張一體賜侑至
是教曰當今年追念殉難樹勳諸臣之忠之
勞又豈可忘忠烈公宋象賢文烈公趙憲忠
烈公高敬命忠武公李舜臣殉節之所與同
殉將士設壇致祭兩忠烈及文烈家奉祀孫

收用文忠公李恒福文靖公尹斗壽忠翼公
鄭崑壽文忠公柳成龍忠莊公權慄家遣承
旨賜侑祠版之在鄕者道內守令之曾經承
旨人差祭首尾八年之間輸忠效節之人其
麗何限禮煩則反屑今舉其最者而行之然
曠感不忘之意實包於其中豈以或行或否
而有間也又命尚州甑淵三從事立慬處一
體賜祭遣承旨致侑于宣武祠征東官軍祠
遣關西道伯致侑于平壤武烈祠○命蔚山
故部將李應春其子承金並施貤贈之典壬

辰應春戰亡承金有戰功也○三月詣南關
王廟行奠酌禮廟宇肇建之舊甲也東廟遣
將臣攝行南原康津武安王廟分遣兵使水
使行祭○夏四月贈卒領敦寧府事金祖淳
上相職成服日親臨昌慶宮禁淸橋舉哀親
撰文遣承旨致祭下隱卒之教曰記昔庚申
寧考執予小子手而詔之曰今予以爾托于
此臣此臣必不以非道輔爾爾其識之逮嗣
服三十餘年之間托之心膂者非但以肺腑
故也惟其勤勞忠貞一心王室內以至誠竭

力輔予以正外以彌綸鎭安弘濟時艱國家
之保有今日伊誰之力眞不負 先王寄托
之聖意矣予之痛盡之外國事將何賴爲念
及於此若濟失楫○安州民家失火延燒四
百戶命龍岡縣令徐念淳馳往慰諭仍命蠲
減灾民身役無役者給穀物飭道臣措劃結
搆奠接之方○秋七月大水 上憂之責躬
減膳遣閣臣行禜祭命金吾秋曹堂上議大
臣各道徒流案合放者付標以入又審理京
外獄囚特行疏決宥者屢百人分遣部官遍

審頹漂之户恤典特命加厚骨骼則掩瘞之
渰壓則優撫之仍飭被災諸道倣行之○孝
明世子入廟禮成廟曰文祜○移御慶熙宮
判中樞府事李相璜奏曰此闕即我 英廟
朝久臨之所壽考作人之大化至今有於乎
不忘之思仰惟 聖情罙增見墻之慕益切
肯堂之念監法祖述寔在於是 上曰卿等
期勉切實敢不體念相璜曰臣等昨日輦路
仰瞻 世孫睿表龍章鳳質儼若天成夾路
婦孺莫不蹈舞忭祝 睿質如是夙就講學

尤貴及時待涼生命開胄筵俾盡教諭之方
上曰卿等所陳出於忠愛從當有下教○九
月詣穆陵親祭仍詣健元陵元陵展謁 上
於輦路見年穀被歉驚曰皐一反三全道可
知軫恤之政豈拘經法命畿邑旱田被灾者
特免今年之稅○王世孫行師賓客相見禮
開講于景賢堂教曰冲孫開講于喜易喻命
師賓客以下施賞有差○冬十月京畿海西
湖西饑移關西米二萬五千斛湖南穀三萬
斛嶺南米一萬五千斛於京畿關西小米四

千斛湖南穀五千斛于海西賑飢民特下内帑銀二千五百兩丹木四千八百斤白礬一千三百斤分給京畿湖西海西及四都諭道臣守臣曰哀彼失農失業之民將何以絲身而穀腹錦衣煖體而思吾民無衣之苦玉食適口而思吾民無食之艱惕然怵然若恫在已抄飢之漏濫饋給之精否予當有賞罰大臣頃以不堪任守令趑即罷送為奏諸道之尚此寥寥是豈實心對揚之道乎又命三道所進正朝方物物膳并停封補賑○命惠廳

米輕價糶賣於都下貧民
癸巳三十三年春正月命倭燹時晉州殉義人設壇致侑又命致祭于金海表忠祠○命修築各道堤堰從堤堰堂上趙寅永言也○二月命濬川以歲歉特除百官軍民生徒赴役之規頒内帑銀二千兩補其費飭濬川堂上以庚辰地平為準又命各營犒饋丁夫屢月功始訖○夏四月命忠文公金祖淳配享
正宗大王廟庭禮曹判書趙萬永啓言惟我
先大王尊為世室而配享只一人有欠晠典

忠文公金祖淳秉執堅正器識深遠　先大
王知其忠貞可屬大事其契合倚毗與漢武
之知霍先昭烈之托武侯同符逮我　聖上
嗣服以肺腑之親受心膂之寄憂勞盡瘁死
而後已　先朝庭享孰有愈於斯人者哉且
年久之後歿而追配先正臣宋時烈之例可
援　上命大臣館閣堂上會議領議政南公
轍議金祖淳受知　先朝終承顧托逮事
聖上忠順勤勞追配之請即公共之論諸臣
議亦同命依議○五月時城內輪疾熾盛飭

各部官躬尋坊曲其露處方痛者令活人惠民署救療○冬十月 上以畿湖年形之荐歉教曰民生困瘁國計罔涯苟有一分紓力之道何惜不爲中宮殿日供雉鮮戊子新磨鍊條永許停减以示節用之一端廟堂須體此意凡可以减省而有益於民國者爛商對揚○昌德宮之大造殿煕政堂火教曰顧予否德叨承丕基天怒於上災眚疊至大內殿閣蕩爲灰燼 列聖朝臨御之所攀瞻無地驚悚震懔靡所措躬此雖與法殿有異不可

晏若無事減膳三日此政君臣上下惕慮交
勉之日廟堂體予至意俾盡匡弼勵翼之義
仍命廟堂措畫財力營度改建嶺南關東貢
蔘八斤四道甲冑價米及內局燕貿之半限
三年權減以補其用教曰非曰此數足辦此
役即予錦玉靡甘與民共苦之義也領議政
李相璜左議政沈象奎聯劄自引仍陳勉賜
批曰由予否德致此變異今若歸咎於卿等
豈所謂應天以實之道乎○賜忠文公金祖
淳玄巖書院額從館學儒生疏請也○十二

月頒下內帑丹木三千斤胡椒一百五十斗分送京畿湖西嶺南補賑資又命畿湖尤甚邑大同米限秋成停其半結錢漁塩船稅待麥秋嶺南湖南湖西大同綿布並令代錢宣惠廳堂上朴周壽請只於尤甚邑許代錢上曰卿言雖守經予既許之豈可失信於民○飭諸道登聞經行才德之士

甲午

三十四年春正月特除行護軍柳河源知中樞府事文科回榜也仍命其子陞六品差送近邑守令俾遂便養○教曰陽和布德萬

品回蘇哀彼無告之赤子遭値荐歉加以癘疫流離顛連死亡相續又不能以時瘞埋有足以干和而致沴仍命三營將臣率部官躬往搜檢一一掩埋○二月左議政沈象奎奏言主第新定工役將始貞淑翁主之特賜亂簾淑徽公主之不許繡裳此皆　聖人慈愛教以義方之至意今日所當監法宜令簡其制度勿循華麗　上嘉納○夏四月左議政沈象奎啓言故重臣趙得永秉執嚴正樹立卓絶請不待狀議諡從之○五月命設行別

厲祭以都下癘疫熾盛也○六月疏放各道徒流之罪惟贓官逋吏不與焉爲其害民也○關西之清北被水灾民家漂頽者二千户義州偏甚　上矜悶之以寧邊府使李肯愚差慰諭使往灣府慰撫灾民○秋八月詣昌德宮行眞殿茶禮仍行次對于熈政堂領議政沈象奎啓言此堂即我　列聖朝重熈累洽勤政常御之所也昨冬告灾　聖心虩惕亟命經始棟宇依舊今日　殿下臨御而臣等進對前席回想伊時光景可謂轉灾爲祥

此正 殿下奮發修省丕新景命之一大期
會 上嘉納○命高麗直提學成思齊依吉
再金濟例仍舊爵而加節惠之典○冬十月
有雷異教曰連歲災荒之餘幸得少康方以
仁天悔禍為蘄祝雷異示警又發於收藏之
時予之否德尚有餘愆而然歟警懼震惕莫
省攸措自今日減膳撤樂三日大臣政院三
司上章陳勉 上嘉納○校理柳致明上疏
以恤民隱懋 聖學為勉賜批曰不避忌諱
悉陳無隱憂愛之誠深庸嘉乃仍特除承旨

○命蕩減楊州等四邑流亡户糴穀○十一
月 上疾大漸 王世孫遣官遍禱于廟社
宮山川乃顧命大寶傳于 王世孫 上自
庚寅以後勉抑至情酬應機務一如平素而
常忽忽若無樂及壬辰明温福温兩公主又
先後夭逝悲慽相續榮衛非昔是歲夏秋屢
示不豫冬偶有癖候旬日之間醫技罔效竟
以是月十三日亥時昇遐于慶熙宮之會祥
殿輿儓婦孺波奔雨泣窮鄉遐陬田夫野叟
莫不震驚號呼思慕至德從絶徼奔赴朝晡

哀慟于闕下者踵相接也越六日巳卯　王
世孫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文
安武靖憲敬成孝廟號曰純宗領敦寧府事
趙萬永言　上德業隆盛宜百世祀於是三
公九卿館閣三司會議遂尊爲世室明年夏
四月十九日葬于仁陵即交河郡舊治後岡
坐乙之原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一

翼宗代理一

翼宗體元贊化錫極定命敦文顯武仁懿孝明

大王

諱旲字德寅己巳八月九日丁酉誕降于

昌德宮之大造殿丁亥二月甲子代理聽

政庚寅五月六日壬戌昇遐壽二十二葬

綏陵在楊州

純宗大王三十四年甲午十一月甲戌十三日

純宗大王昇遐于慶熙宮之會祥殿今上

嗣位追尊爲王上諡曰敦文顯武仁懿孝明
廟號曰翼宗陵曰綏陵誕降前 母妃有夢
龍之瑞及誕之日彩虹起苑中流于太廟庭
五色雲繞殿彌日不散人以爲生聖之兆既
誕降覃訏岐嶷天表異凡宮中咸曰酷類我
正宗也壬申夏大臣請早建儲貳七月丙子
冊爲王世子是年春西賊平捷書至 世子
方哺乳遽笑曰快好哉姆問其故答曰賊已
破豈不快好稍長左右或歷陳 列朝盛德
事仰質曰 邸下能之乎輒應之曰能其聰

明睿知蓋天縱也丁丑春從 純宗謁太廟
三月入學序齒升堂儀度儼然旣謁聖請業
於博士曰何修而可以爲聖人左右相顧驚
賀曰眞聖人也己卯三月壬子冠于慶熙宮
之景賢堂十月行嘉禮辛巳 孝懿王后禮
陟 兩聖在哀疚中 世子遑遑如不及左
右寬慰勉進粥飮癸未 純宗命於大小殿
座及臣僚晋接時侍坐是冬攝行太廟享自
是廟社宮享一皆攝行靑陽府夫人卒 母
妃哀毁甚 世子持湯劑將護設幄

殿門外不離及公除將歸寢室　母妃謂曰
與汝相守月餘今歸甚悵然　世子自是晨
而省夕而退昏而定漏盡而退者數月友于
因心視諸妹不以貴賤有間明溫主齒相比
故情尤篤及釐降常戀戀也永溫主朴淑儀
出也常多病每憐撫之其卒也下涕漣如大
君生　世子奇喜日撫視曰吾弟何時長如
我及夭悼惜久不能已丁亥元朝　世子以
手筆下令于春桂坊曰余年今十九春秋矣
只知燕閒之為樂不識典學之至重荏苒之

頃已過許多日月自顧其中不覺悚然而懼
赧然而愧今當月之正日之元頓變前習之
悠泛將懋猛省之新工惟我兩坊宮僚各存
飭勵之戒克懋陳勉之義朝野相告聳聽聳
然是年二月乙卯　純宗行賓對命時原任
大臣齊會仍下備忘記命王世子代理○上
疏辭聽政曰臣荷　聖上顧復教誨之恩忝
備春邸今十有六年其職則問寢視膳而已
服勤就養而已千千萬萬夢想之外忽承不
敢當之命臣五內震駭三宮失守誠不知措

躬之所也臣雖冠帶趍走粗效成人之樣其
實則 聖上之孺子也孺子之於父母恒懼
其或免於懷抱不審 聖上何爲而下此非
常之處分有若推孺子於懷抱而抛之空曠
之地也臣愚死罪實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
也臣之無似不可以堪承其任不待臣之自
陳 聖明固當洞燭無餘而乃於一朝欲使
臣効其分勞之舉臣恐因是而貽憂於 聖
心必將百倍而無小分於 聖躬萬一之勞
也衷情悶迫不暇長聲伏乞 聖慈憐臣悶

臣亟加三思還寢成命俾國事無輕微分獲
安不勝大願至祝　大朝答曰今日之事不
亦宜乎予勞爾不思分而予誰望乎況國朝
故事非止一再我家禮則然矣爾何辭讓之
爲噫孝友恭儉敬天愛民即　列聖心法相
傳敬之戒之無怠無忽克體予付托之至意
○再疏曰伏以臣年淺而知短才魯而學薄
萬不近似於莫重莫大之任憑恃至慈之寵
靈冒昧　至尊之嚴威疾聲呼天仰暴血悃
及奉批旨　聖謨洋洋訓誨諄諄顧臣不肖

曷敢承當始而感泣繼而抑欝心焦神爽愈
不知所出也噫此事何事此任何任我 聖
上遠覽前史謹稽本朝何嘗年淺知短如臣
才魯學薄如臣而上以之付托下以之奉承
者哉日昨陳懇實由自知之明毫非克讓之
美以 聖上天地之德不諒入只以 聖上
日月之明不賜容光使臣身徊徨踧踖若窮
無歸也耶言不知裁重復瀆擾亟寢成命以
光 聖德不勝萬幸不勝顒祝 大朝答曰
父而與子有何固辭予聞伊日諸大臣賀喜

之語予眞無憂矣勉之愼之以答嚮向之人
心○三疏曰臣再陳苦忱冀蒙體諒及奉
聖批不惟所請莫遂溫旨諄懇愈往愈隆顧
臣不肖何以獲此感泣雖切惶隕增添噫
聖明父也君也臣子也臣也臣子之於君父
之命息有所不忍違義有所不敢辭卽天經
人彝之則也臣之愚鹵尙或可勉至於今日
之命不忍違則所憂者孔殷不敢辭則所懼
者忒大臣業之未修何以修政已之未治何
以治人臣不暇自憂固將貽殷憂於 聖心

不暇自懼竊恐集大懼於國事與其無違而不足為孝曷若必辭而自盡其誠百爾思忖承順無說兹不得不齋沐申控伏乞 聖慈諒臣非飾之懇即賜允許焉 大朝答曰予勞爾代即亦天道之經予豈非經之是蹈乎敬之哉四勿修身之本九經治國之要克勤克儉不作無益視遠聽德用孚于人心越十日甲子乃聽政

純宗二十七年丁亥春二月 王以王世子行聽政朝參于重熙堂○右議政沈象奎上劄

陳勉略曰 大朝憂勤庶政一念民國斷自
卓越之 聖衷式遵 列朝之故事命我
邸下而代聽分勞不啻若重華協帝文王無
憂書曰罔不在厥初今日者即我 邸下自
貽哲命之初也惟我 大朝日者批答於
邸下之疏者丁寧申複廣大精微孝友恭儉
敬天愛民以 列聖相傳之心法若精一執
中之堯命舜而舜命禹噫 邸下以明睿之
姿有緝熙之義惟是莊重縝密凝道之基端
本務實進德之要講學以明其體延訪以達

其用絶撓奪之私以居業恢翕受之量以來諫幽獨之地操舍必謹舉措之際表裏交正左右無幸暱而宫闈清肅上下無阻隔而朝野靖謐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豈外是哉答曰顧以不才承此付托之重逌勉奉承戒懼愈切朝於筵席聞諸大臣陳勉之言今又見卿剴忠愛之誠懇懇小子豈敢不銘心佩服以答規勉之盛意哉卿其一心輔余共濟國事○春坊聯書陳勉略曰　邸下之一心即天下萬事之本居敬為四勿之本四勿為

九經之本本既立而敬為之主則　邸下之
一心正而凡天下事事物物不期正而自正
惟　邸下勉哉勉哉嘉納之○賛善吳熈常
上書略曰典學允為出治之本　邸下一初
攝理尤宜念釋在兹日開書筵遜志時敏涵
㵎乎聖謨賢訓講貫乎天德王道以之端本
清源明天理而正人心崇儒化而求善良克
成一代休明之治仰副　大朝付托之重俯
循羣下顒向之切答曰顧以匪才承此付托
之重夙夜戰兢小心翼翼小子之凉德薄學

何以堪此至大之任古人有言聞正言行正道左右皆正人者余平日所慕也顧今日初政之時誠淺於微辟未見林下之正士心實赧然遍來見 大朝答爾之疏仰 列聖崇儒之謨憧憧一念尤勤於緇衣爾其諒小子非飾之誠意幡然造朝以輔菲躬○三月令審理京外滯獄每獄案上必躬閱親錄或手判而下之多參情疏放者以至士民上言亦多先覽而付該司或直判以爲常○持平韓植林上書請吉州人建祠事擬甲辰逆相泰

億爲之證既曰大臣又書其姓今曰辛壬義理即撑亘宇宙磨滅不得而泰億即三凶之一也今日北面於朝者必無扶護顧戀之意而日昨韓植林之書何爲而發也特以遠人之故略施譴罷之罰至於在下講明之道不可草草而二三臺章有若塞責大臣三司仍復寥寥寥是豈丙申大處分之意乎施以屏裔之典○夏四月下勸農令旨于八道四都曰日昨之雨可謂及時甘霈注秧無愆期兩麥又當茁茂言念民事極爲喜幸蔀屋貧氓當

此窮春農糧想已乏絕耕作必無其望念之及此寢食靡安春耕助給王政之所必先道守臣則關問列邑邑宰則躬自省審鄰食廢農者添糧而勸農懶惰不耕者察飭而歸農使之民皆在野農不失時然後民生可無餒餓穡事可期有秋仍飭各道兩澤與農形陸續馳達○令曰向於代聽以開言路三字前席陳達卽前持平高時臣一人以乃祖後孫有此嘉言尚庸感歎湖南一路在國家關係何如而高官顯爵之許久未出甚是欠事以

此仰稟特除校理○令曰向來慶分後以余
平日尊慕竊欲示意今又金忠獻趙忠翼之
孫俱爲登第尤可見積蔭所發仍遣承旨致
侑于四忠祠○令飭專經文臣漢學文臣講
習不勤之弊○五月明川民金宗善爲虎所
搏妻金手鎌遮護夫全妻死令旌其閭○閏
月令曰士者國之元氣幼學壯行將以需當
世之用鳴國家之盛進身一路亦由科舉近
因俗尚之不古以致科弊之滋與每當科年
輒有一番新規而迄無實效只責士習之不

義不責有司之不公則多士之心亦安得厭服乎科場用情自有當律先擇有司之臣責以恢公之道則為儒生者亦豈無率教之理乎○飭銓曹擇擬守令○六月令曰籌坐法意何等重大而廢閣不行令為幾許年月廟堂無異長鎖事面極為寒心月六之會雖未如例盡行頻頻開坐講確廟務之意招致備邊郎諭此令旨○令曰庶類許通即我 大朝曲遂萬物之盛德大惠而許通多年尚無實效是豈對揚之意又豈示信之政乎自今

大政為始外之守令內之通清與郎署擬望以入俾無抑鬱之歎○伊川民李完大兄弟見其父被人醉辱相與打踢其人竟致死兄弟互稱首犯道臣上獄案令曰一獄兩犯本非獄體兄弟爭先自首視死如歸者可見其篤倫至行特施減死之律兄弟同配一處以為相隨相依之地○秋七月令曰今見西伯狀達雨水為灾沿江民户漂流為百餘户頹壓為一千八百户許多民生號呼奔走於洪濤驚波之中者慘然在心森然在目且況艱

義不責有司之不公則多士之心亦安得厭
服乎科場用情自有當律先擇有司之臣責
以恢公之道則為儒生者亦豈無率教之理
乎○飭銓曹擇擬守令○六月令曰籌坐法
意何等重大而廢閣不行今為幾許年月廟
堂無異長鎖事面極為寒心月六之會雖未
如例盡行頻頻開坐講確廟務之意招致備
邊郎諭此令旨○令曰庶類許通即我　大
朝曲遂萬物之盛德大惠而許通多年尚無
實效是豈對揚之意又豈示信之政乎自今

大政為始外之守令内之通清與郎署擬望以入俾無抑鬱之歎○伊川民李完大兄弟見其父被人醉辱相與打踢其人竟致死兄弟互稱首犯道臣上獄案令曰一獄兩犯本非獄體兄弟爭先自首視死如歸者可見其篤倫至行特施減死之律兄弟同配一處以為相隨相依之地○秋七月令曰今見西伯狀達雨水為灾沿江民户漂流為百餘户頹壓為一千八百户許多民生號呼奔走於洪濤驚波之中者慘然在心森然在目且况艱

辛力農之禾穀盡入沈墊哀彼失所之民將
有無食之歎原恤典外特為倍給以成川府
使趙冀永差慰諭使諭撫灾民○召見大臣
閣臣及藥院三提調于涵仁亭領中樞府事
韓用龜曰皇天 祖宗默佑陰騭 元孫誕
生此實億萬年宗社無疆之休答曰 兩殿
悦豫此為喜幸○召見大臣及禮堂謂曰
列聖朝皆有上尊號之禮而 正廟至慟在
心不受徽號矣今此邦慶後揄揚 聖德庸
伸情禮允合事宜領中樞府事韓用龜曰惟

我 邸下以出天之睿孝值曠古之大慶揄
揚 聖德即情禮之所不容已判中樞府事
金思穆領議政南公轍左議政李相璜右議
政李存秀禮曹判書李羲甲參判金鏴參議
安光直一辭仰贊又詢大臣曰然則當先為
上疏乎先為庭請乎公轍曰上疏當先於庭
請矣○上疏請上尊號曰臣菲姿蔑識猥奉
分勞之命栗栗危懼若涉春冰倏焉半載無
一事可以仰塞委托之明旨幸荷天地 祖
宗之默垂眷佑廼獲弄璋之喜上以致嘉悅

於　聖心下以副祈望之輿情此豈臣無肖
所得以自有推原其所自來亶由　父王母
妃至仁純德克享天心積慶儲祥俾熾俾昌
啓長蕃而錫爾類也草心報暉尙無知而猶
然顧臣一端秉彝欲報罔極跬步敢忘哉噫
劬勞之顯顧復之勤人孰不得於父母如臣
之身自墮地式至今抱子而受　兩聖至慈
至愛之恩德常若嬰兒之在懷竊自思覆載
間殆惟臣一人而已値此慶喜之曠前彌覺
愚衷之激感旣不能自已又不容自隱輒敢

披瀝肝膈仰陳香案之下傳曰大德必得其
名名者實之著也是故堯有放勳之稱舜有
重華之號皆所以形容其大德者也歷代尊
上之禮未始不權輿於此揚君父之徽美展
臣子之忱誠遂爲有國者莫大之盛典亦粤
我家　列祖聖神相繼休明洋溢鏤玉範金
磊落輝映垂裕我後人昭揭若不刋曷不休
哉洪惟我　聖上以天縱之聖膺無疆之脈
垂拱平章二十有七年寛仁恭儉孚于上下
道久而化成民安而國泰太平之業罕比前

古是宜百工羣黎齊心效誠奉闡揄之大策
薦尊崇之鴻名標功烈之萬一示无替於引
慶汔玆因循未之克舉固惟篤恭至讓之德
寂若上天之載而其為國家之闕典當如何
朝野之觖望當如何臣情之抑菀悵悚又當
如何也臣於是夙夜耿結不遑寢食謀及大
臣謀及禮官詢同而後齋沐控籲恭俟處分
伏望 聖明俯鑑微悃快賜俞音以紹 祖
宗之盛蹟以副臣庶之顒祝千萬幸甚 大
朝答曰所請出於人子之至情乎非不知但

人之自知亦明予以否德叨承丕基惟其心凜若臨淵將及三十年生民困窮百度咸墜重以靜攝之故不能自強至使汝分勞代決以屬舉國之望如是而何敢自比於古昔先王之盛舉也且此事猶孝之文也爾若念予委寄之重好學勤政法祖愛民使將殆之國勢措之磐泰之安其爲孝之實豈金泥玉牒之觀美一時而已是所謂三牲之養不如養志也爾其勉諸所請不允詣仁政殿庭率百官陳請凡五啓蒙許○議定尊號詣仁政殿

進箋○名見禮曹判書趙鐘永謂曰 兩殿
上號後欲設爵以伸情禮儀節以進爵禮為
之上號進爵同日設行日晩則翌日設行○
八月令曰向以科弊有飭令於各道京試官
而京師即八道之表準為主試者苟有一半
分向國之誠不待令飭應必精白對揚以其
一時營私之故乃反歸怨於朝廷是豈臣分
所忍為乎在廷臣僚各自勉戒毋或抵罪儒
生輩皆是世禄之孫當為他日之公卿不念
欲事君先欺君之義甘自陷於喪廉沒恥之

科者寧或有是父詔其子兄勗其弟製必自
製書則自書入門之際無爭先之失儀設接
之時無搏擊之悖擧盡意製作靜暇呈券則
三代威儀似不多讓盖正士習之道在於嚴
科場嚴科場之道在於禁隨從凡爲擧子者
聽此十行之諭頓改前日之習○湖南伯以
邪學罪人等酌處馳達令曰若使一世之人
知倫常之至重畏法禁之截嚴則寧或有是
如有悔悟者諭之以父子之倫使之革心可
以放送者放送可以竄配者竄配毋或有一

人横罹濫死之歎○九月令曰民生之困瘁倒懸八路同然余在宮禁之内雖不得目見遥想其愁苦顚連之狀至食靡甘況今年穡事幸免全歉風水爲灾堇成穴農終年勞苦之民將無卒歲之資身布何以備出還穀何以準納白地之税赤手難辦者是豈仁人所可忍見惟我方伯守宰上體九重如傷之仁下念萬姓難支之勢執灾則無甚苛刻俵灾則務從均布毋有奸究之中間偷弄終見惠澤之下及黎庶使愚夫愚婦咸知朝家憂恤

元元之意○冬十一月日南至詣仁政殿進
致詞表裏于 大殿中宮殿○江原監司鄭
元容狀請均役廳納漁塩藿稅錢及杅城等
三邑蔘貢錢限年劃付本道以補詳定穀不
足之數廟堂覆啓不許令曰詳定不足之害
終必歸於百姓則蔘價錢漁塩藿之屬何足
靳許依狀請許施以紓一半分民力仍令永
蠲三陟藿巖稅錢及狼川宮結稅之濫徵者
○日常有四課曰課讀曰課務曰課著曰課
書題其卷曰萬機日曆其序曰日曆者記事

也記事者攷古也夫歲有月月有日日有時歲有一歲之事月有一月之事日有一日之事時有一時之事歲月日時千百萬事其有異同然捴言之則一日之事故曰一日萬機也萬機之務誠勤而後爲也大禹之寸陰是惜周文之不遑暇食即誠也勤也今以誠勤二字爲書於卷弁者盖自警之意也課讀之先於課務者讀書所以窮理窮理而後修身修身而後齊家治國故有次第也課讀課務課著課書此四事爲綱而事爲爲之目云爾

○以小學定爲課講冊子曰日用事爲不出於此　英廟平生用功之書也以綱目定爲課讀冊子曰朱子之所撰亞於春秋之大義學者當潛玩味讀也○以靜心室爲燕居讀書之所置書冊爲記曰庭南有松二條余手植也其室之制則爲五間也然朝夕照陽明窓棐几開卷爾然宜謂手此也

純宗二十八年戊子春正月詣仁政殿進致詞箋文表裏于　大殿中宮殿以　坤聖寶齡四旬也○頒勸農令旨于八道四都○右議

政李存秀上書略曰臣思效芹曝以裨我
邸下祈永迓休之化顧　邸下念我　大朝
殿下分勞之重兢兢業業無以逸豫害政無
以嗜好奪志慎起居以務保嗇勤諮訪以達
聰明臨事則不可先其末而遺本求治則不
可銳其進而退速罔失法度樂聞讜言燕閒
之際常著上帝之監臨芬華之中輙思小民
之疾苦克副天心之眷顧庸答八方之蘄嚮
則太平萬世其自今永永無疆矣夫出治之
本在於躬行躬行之本在於講學斯義也不

惟臣嘗言之論思之臣盖莫不言之我　邸
下亦未嘗不賜嘉納矣漠然無施行之實知
而不行不如不知從而不改不如不從臣恐
翕受之　睿答徒為訑訑拒人之歸也答曰
勉余之辭字字誠忠言言懇實前言之未能
躬行可勝愧嘆來猶可追受以為過○令曰
八道民生何處不倒懸而都民為八道之本
豈不先加撫恤乎近聞法司之官不能盡愛
恤之政又或有枉法之事無告之民已不勝
其苦且況豪強橫侵無所不至城內與江上

居民遑遑有不保朝夕之慮國有三尺焉敢
如是自廟堂嚴飭法司如有一毫侵虐之端
照法嚴繩使我民生俾各奠安此令肯書揭
廟堂及法司壁上以爲常目之資◎二月詣
慈慶殿進爵于　大殿中宮殿◎隨　大駕
詣健陵顯隆園展謁還次遲遲臺名見華城
留守金逌根謂曰華城一府所重自別一草
一木無非我　先朝精力所到處而邇來凡
百漸不如古卿其着實保護隨處盡心植木
往往有稀踈處益加種植也又令年七十以

上及三十九四十歲人各賜米肉○令永宗
鎭設都試○夏五月　中宮殿誕辰詣仁政
殿庭進致詞表裏○令曰甘霈得於慶日三
農慰滿八域普欣此際審理之政不可少緩
自昨年正月至今年五月已錄啓未錄啓者
分付秋曹及各道道臣刻期舉行以示遇慶
疏寃之意昨年以前未及審理者亦繼此舉
行○六月　大殿誕辰詣仁政殿庭進致詞
表裏○秋七月令曰余小子生長九重聞見
不廣世間之疾苦艱難一切茫昧民生倒懸

不能拯燃眉之急紀綱解墜不能為振刷之方財穀罄竭不能思節酌之道守宰貪墨不能用誅殛之罰人才不能收攬言路不能恢開是皆余學識不明志慮未通故也今乃始旱終澇雨暘失宜畢竟有秋果難為期天之告警在余一入而終使我無辜之幾百萬生民遝罹此灾者天胡忍斯余欲責躬而弭灾則果不無許多召灾之端或有宮室之興作而不念節儉之義或有遊豫之太康而不思勤飭之工施為之間未著愛民之至意政令

之上未效爲治之苦心講論經史召接臣隣亦不能克勤克誠則天心安得不怒災異安得不生乎自反改悟之道雖在於余斯民奠安之方實賴於方伯守宰凡今屬於災民之事有如救焚而拯溺無或有失期晩時之歎○九月隨大駕詣明陵行禮仍詣孝陵攝行祭又詣禧陵奉審遣承旨致祭于坡原府院君祠版遣禮官致祭于先正臣金麟厚祠版仰述 正宗謁陵時聖意也○令曰三南農形旱潦蟲損冬無卒歲之資春之耕作之糧

顛連號呼之狀森然在目三南代播穀並停稅◎冬十月臨昂青陽府夫人第◎令曰昨夜轟燁之灾忽出於純陰之節噫諸道告歉余未能實心懷保百度皆病余未能實心導率講筵久停有怠荒之歎庶務叢脞無振拔之功上不得孚格天心下不得寧謐民生水旱蟲蝕爲極備之災而又有此冬雷之變災不虛生必有所名名災之本其在余躬撫心自愧繼又哀痛惟我廷臣各進忠言以爲遇災修省之道自今日減膳三日◎領議政南

公轍左議政李相璜上劄陳勉答曰以余小子之否德叨承重命夙夜惕懼若涉春冰在今日天灾之告警實余小子否德之故也卿等忠切之言此余藥石敢不惕然當服膺矣○令曰遇灾求言之時臺閣無一進參於朝講豈可曰國有紀綱行公諸臺並竄配○令鎮安大君祠宇以清德宣額○十一月日南至詣仁政殿庭率百官進致詞表裏于 大朝以明年 聖壽四旬御極三十年之慶歲也○上疏請陳賀進饌曰惟天惟 祖宗昭

垂眷佑明年之月正元日即我　聖上海籌
肇届四旬寶曆恰滿三十載之期也八域含
生之類咸囿仁壽之化舉切頌禱之忱于斯
時也臣心之蹈舞懽忭顧何以言語文字形
容其萬一也哉洪惟我　聖上稟天縱之睿
聖秉一德之純至克享于天心故黼黻有象
篤慶于　祖宗故瓜瓞永綿治化之巍蕩福
祿之無疆由百世而等百王鮮有匹媲猗歟
盛矣曷以稱哉夫飾喜廣慶臣子之至情述
禮紹徽國家之彝典臣於今年以我　聖慈

恰躋四旬旣蒙我　聖上恩許獲伸餙喜之
微誠明年之於　聖躬猶　聖慈之於今年
也今年之禮行於明年在臣心固已無疑傳
曰父母其順矣乎臣又謹稽　列聖朝故事
御極四十年三十年稱慶遠則有　宣廟朝
舊例近而有　肅廟英廟兩聖朝遺謨　聖
上之久道化成亦猶我　三聖祖彌長之日
也紹徽而篤踐在　聖上不亦美乎詩曰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以無似叨承寶命代攝
機務經年于玆雖無一半事仰塞委托之

聖意然襲羨繼善之願知年鄲暉之私夙夜
洞洞愚衷自激玆敢循擧國之同聲撫寸心
之至懇齋沐陳章仰聽處分伏乞　聖上亟
許臣祗率百官以明年月正元日誕擧卽阼
三十年陳賀之禮仍涓吉辰進饌稱觴以賁
四旬肇届之慶則不惟臣塵剎之奉可以諧
願亦　祖宗陟降恱豫洋洋而茀祿自天申
之矣　大朝答曰所請豈不諒爾悃誠但
祖宗之禮予何敢當又若進饌今歲失稔民
命近止其可為張大康豫之事乎不允○再

踈曰臣以人子不匱之誠值前牒罕覯之慶雖使臣被老萊之綵衣日上長樂之壽張句天之廣樂日舉嵩山之呼猶未可以自盡於心區區忖量亦嘗仰我　聖上恭儉之德軼羲堯禹故不敢思豐亨豫大之圖惟以頌慶祝觴拜章陳請及伏承批旨果然撝謙之意不欲比觀於　先王大哉之言深示存儆於儉歲臣手擎首頓欽仰讚誦之不暇固不當復容他說然臣心之觖然失圖姑置勿論竊敢謂　聖上之克讓非所以仰答天眷俯循

人情也何者福祿天之所旣而堯舜不得以辭愛敬人之所立而臣子不能以已夫以不能已之愛敬思頌不得辭之福祿亦天理人彝之所當然況　列祖攸行已成萬世之彝典　聖上安得固讓而不有也臣安得一請而遂止也雖以今秋穡事言之三南未始不失稔而旣異全省之大無賑貸寬恤庶可懷保奠安以弭南顧之憂進饌之擧又異於進宴儀節旣簡品物太略簡則不涉於張大略則無損於經用恐不至爲累於昭儉之盛德

聖上不足以歎年爲解臣不敢以將順爲當
也玆敢申具文字仰控至懇伏望 聖上念
眷予之天意察顥若之微忱亟垂俞音俾準
所請神人胥悅和氣致祥箕疇歛錫之休如
響隨聲國家上瑞之至如龜斯兆將見寶籙
彌鞏王燭彌光豈不盛哉豈不休哉 大朝
答曰爾之誠忱並當勉從矣然念彼飢氓實
深不安爾須體予此意凡百儀物一從簡省
然後尤爲養志之孝也○召見進饌所堂上
司饔提調令曰第一爵親上第二爵世子嬪

進上第三爵明温公主進上第四爵至第七
爵臨時稟旨舉行第一爵親上致詞外殿受
爵時第一爵親上致詞當撰下矣○十二月
兵曹判書朴宗薰因松都守臣所奏請本都
武士間都目取才初仕調用從之○慶尚監
司鄭基善公忠監司朴晦壽狀請賑資令曰
嶺湖幾萬生靈之顑頷顛連如在眼前體
大朝愛恤之聖意念羣生難保之事勢余獨
何心安於錦玉且況明年即我邦莫大稀有
之慶年豈無與民同樂之舉仍頒下內帑錢

一萬緡於嶺南五千緡於湖西○河東朴漢斗犯殺獄當死其妻呂乞代其夫飲藥自裁秋曹引 正宗丁未安東朴丁乞獄傳生批教爲奏令曰朴漢斗獄事案旣斷矣律無可原而其妻之自裁冀代其夫者誠甚卓絶曹讞所引 先朝丁未批教大哉 大聖人處分權以得中不失爲經可以爲法於萬世今此呂女之死適與其時事恰似無差其在監法之道豈不遵用朴漢斗減死之配其妻呂女亦爲給復用代綽楔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一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二

翼宗代理二

純宗二十九年己丑春正月詣仁政殿庭陳賀于 大殿禮畢坐重熈堂受百官賀○領中樞府事金思穆年九十令曰領府事恰滿九旬家國享太平之福明時膺吉祥之瑞以元老而兼上壽豈可無別般示意況值稀有之慶年尤可不同慶共樂乎既禀 大朝令户曹宴需優數輸送設宴日賜樂○湖南各邑議私賑令備局劃給穀物又須下内帑錢五

千緡○令曰三南賑政有公賑私賑救急處而近來穀簿漸縮錢貨亦竭道伯守宰其何能辦出於無中乎國賴於民民若盡劉國將何賴大臣與備堂會議籌司錢貨穀物量宜分劃以示朝家必欲拯濟之意備局請分給京各司錢四萬緡於三南從之○令曰勸分之名本於朱夫子南康之賑即饒民起義出粟補賑資也近來守令威脅恐喝使之勸分此無異勒奪民財堂堂千乘之國寧有如此苟且之政乎一切禁斷若有自願自納者亦

不必牢拒令廟堂行會○諭祈穀大祭獻官
曰國之大事惟在祀典上辛祈穀所重尤別
今享余不得已替卿攝行一念憧憧於罇俎
之間又況日寒如此或有諸執事做錯之弊
卿其董飭克敬將事余將齋坐以俟享事之
成○全羅監司趙寅永將赴任上書請本道
大同結錢限三分一停退賜答許之曰苟利
於民何事不從○二月詣明政殿進爵于
大殿行九爵禮令曰今年之慶往牒罕有百
官特令入參於殿庭別為宣醞以示廣慶同

樂之意越三日又進饌于慈慶殿致詞箋文
樂章皆親撰○先是大司憲朴綺壽上書論
內進饌習儀時女伶入禁中事下嚴旨施投
畀之典臺諫有請加施重律者並不從至是
宥還綺壽令曰名以言官攻斥言官者豈可
使聞於隣國跡涉迎合弊固難言前臺諫金
鎮聲金錫龍魏迪喆並罷職其後特擢綺壽
為刑曹判書綺壽陳疏自引答曰往事實余
之過擧然本事非出於太康懂懂之心不能
專委於有司躬必檢之盡欲合禮而卿之書

非不出憂愛之誠未諒余心而言故果有處
分亦余學未成之由悔用何及特除意有所
在卿何如是浼浼君臣之際貴在交孚余意
如此卿其肅命○三月南延君球上書言粤
在 英廟乙巳因全城君混建白自 太祖
至 景宗列聖御筆刋印奉安 英宗真宗
正宗三朝御筆宜一體繼刋以爲國家永傳
之寶從之○夏五月分遣繡衣廉察嶺南湖
南湖西○文正公趙光祖祠版過京遣承旨
致祭○六月侍講院以講對之間斷陳勉答

曰春坊陳勉卽故事也爾等能修故事余甚
嘉乃近因暑證未平不能卽踐爾等之言深
以爲愧日後向差清燕之間可以討論諮訪
○輔德安光直圖寫歷代紀年又論述治亂
興亡之跡序其下附以國朝故實名曰歷代
治亂全圖作屛以進答曰見此圖屛益歎爾
忠愛張曲江之金鑑錄奚加此耶歷代興亡
治亂昭然在目亦在我朝　列聖之事實爲
法　祖宗之謨訓置諸燕几之側常目在之
勿忘爾眷眷之誠特賜虎皮以褒忠君愛國

之丹誠○所御衣襨常用紬綿非上衣亦近
緞綺見　世孫斑衣有緞品曰衣何用緞況
余所不服乎亟令改之○大殿誕日詣仁政
殿庭親上致詞表裏○行都政代點令曰栗
谷李文成即我東夫子也　列聖朝尊崇之
舉靡不用極聞年來久未官享云祀孫今日
政外職擬入○令曰朝家之禮待儒賢果何
如且優老惠養尤宜先於山林宿德贊善宋
穉圭家米肉逐朔優送○左議政李存秀重
膺甌卜上書陳勉其目有八曰日親方冊曰

樂閒讜言曰屏絶細娛曰愼惜名器曰宵旰圖理曰博延賢俊曰罷不急之役曰抑近習之屬答曰多少勉戒重言複言忠愛溢於辭表此果近日章牘之所罕見余豈不萬萬知感惟卿隨事盡心余有過失則言之朝廷之是非亦皆規正民生之困瘁拯濟而奠安紀綱之頹敗振刷而肅清一以體 大朝簡心之重一以副小子專委之念○竪聖蹟碑于江西縣以 宣祖癸巳三朔駐蹕之地而儒生上言請之也○秋八月北關大水民戶漂

頹渰沒者甚衆道臣馳達令曰北關水灾不
覺驚愕失圖此若不别般顧恤民將孰依而
恃特差檢校待教金英淳北評事兼慰諭御
史台見飭諭而遣之諭民人等曰北關諸邑
之無辜民生漂沒於奔波之中渰壓於驚濤
之間山野易處禾穀無痕若或立視盡劉不
知其拯濟豈可曰聖世事乎自聞此報錦玉
靡安夜枕無眠茲搆十行之文告爾諸郡之
氓念安土重遷之意恃朝廷拔例之恩各自
奠居無或離散賙恤鎮安之策第當靡不用

極惟我災民咸須知悉仍令藝文館撰出祭
文御史輪祭各邑渰死人○吉州等五邑災
形偏甚特差李光正吉州牧使朴永元明川
府使閔致成鏡城判官尹聲大端川府使洪
學淵北青府使光正亞卿而餘皆堂上邇密
也召見勉以民事曰北道水災孔慘特遣邇
列之臣其各一心對揚以弛北顧之憂並令
給馬往赴尋以六鎮被災又特差宰臣鄭元
容為會寧府使○移嶺南米二萬一千斛關
東米四千斛下内帑錢三千緡賑北道饑民

本道所納蔘布詳定布茂山所儲綿布二百
同端川貢銀二百五十兩並移作賑資尤甚
邑詳定布蕩其半朔膳三名日物膳方物御
甲冑價布內局藥材及本宮所管海户進貢
物膳稟于 大朝一切蠲免○冬十月令曰
人才之重於國如屋之有棟樑況林下讀書
之士草萊隱淪之徒不求聞名於世朝廷用
人只取輦轂之下是豈立賢無方示人以廣
之義哉八道方伯各薦經學才俊之士以爲
需用之意○嶺南道臣狀達民力已竭北運

穀無以盡輸請寢其半令曰嶺民之瘡痍未蘇又有此北穀之移轉者是豈薄於南而厚於此耶譬如有二子之人一子病起一子又病不得不使病起之子扶護後病之子者卽其事勢也人情也今此狀辭非曰不然而捨嶺南而奚取穀乎仍下其狀於備局使之爛商回達○竪洪原韃靼洞永興宮闥里紀蹟碑韃靼洞　太祖禦元丞相納哈出大破之地也宮闥里　太祖從母崔氏舊基　太祖幼鞠養於崔氏也因洪原永興儒士等上言

道臣奉審基址回達也○十一月愼宜學以前御陳書陰懷戕陷搢紳陽藉 先朝五晦筵敎以眩惑人心稟于 大朝鞫宜學誅之○十二月判尹金履載上書論宜學事仍陳情乞退答曰今見卿章明白峻正劈破頭腦益知其所不知矣 先朝三十年秉執之大義理卽今日君臣上下之所闡明遵守者則一種不逞何敢爲藉重翻亂之計耶以卿處地沫飮懲討宜先他人而今欲引退者此何道理更勿爲辭益勉對揚

純宗三十年庚寅春正月賛善吳熙常陳書辭
職答曰蒙養之方必先於左右正人則其非
山林宿德之士而誰顧今慶禮莫重於冊儲
冲齡尤要於賛翼爾其從近登對仍參慶禮
○召見刑曹京兆久任郎官令曰近來法官
不能盡心擧職决訟無公平廉正之意下吏
有縱横侵虐之弊流害小民人心騷撓古聖
王必以獄訟為重審慎平允亦我　列聖朝
愛民之意每以獄訟申嚴董飭今之為法官
者豈敢違越乎刑曹京兆以至五部官一心

奉公抑下吏平民情無或有違可也仍諭銓
曹及諸法司揭板○令飭京外民人之以孝
烈山訟簇獄等事籲寃者各該司隨即禀處
○嶺南北運穀船隻致敗名見大臣及兩道
句管堂上有司堂上使之商確措劃仍令曰
北運穀臭載者若依大同拯劣米例徵出於
致敗各邑則為活北民貽毒南民在朝家一
視之政是豈可為雖或拯出從便區處無或
徵民○嘗使工繪耕織于屏以備晰夕觀覽
諸路狀達值有水旱疾疫之災若恫瘝在身

蠲逋減租不少慳每飯有墮粒必掇而歠之
曰天賜不可褻也○諭關北方伯守宰曰聽
玆關北一路即我朝長發之地珠丘原廟即
我家豐沛之鄉也自在　列朝眷顧子惠之
政輒先玆土蠲布減租恩澤隆厚逮我
朝殿下丕承　先王之志若保如傷雨露所
被日月所照罔非我　聖人化囿中而余小
子否德叨承重負夙夜兢兢無一事一為之
上答明命一政一惠之下究元元昨秋水患
天降之灾實余小子之咎哀彼北民何辜焉

船粟往哺豈足為飽歟窮春之節誰將號呼
而憐之顑頷而察之者歟弊褐麋粥其能蔽
體而餬口歟內下帑錢未知其萬一補賑而
進貢方物之特教蕩減實出我 聖上軫念
之盛意咨爾北民其知乎民惟邦本嗟我字
牧之臣體余懇苦之意共保我赤子嗚呼天
其貽我來年則餓者可飽病者可蘇爾等另
圖奠居以慰余宵旰之憂○三月 大朝以
慎獨字刻石以賜之為記並銘曰惟我 聖
上賜硯石一方刻其文曰慎其獨蓋 聖意

在於眷誨小子也慎其獨三字即聖工之要道中庸之宗旨人君處幽獨燕閒易於放心或狎昵羣小傲慢自欺也惟我 聖上三十年御極無一日不愼其獨兢兢業業仁德藹然浹于民心此所謂天道不言而品物以亨銘曰操玉鑴方磨以印之其文維何曰慎其獨 聖意眷眷意出言表臣拜作銘終身佩服○嘗作自警文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嗚呼君上一念之善千里應之如響一念之不善亦若斯可不慎哉一粒一絲匪民何生古

昔先王所以克勤于民克儉于家乃惟令子孫之享此福者自勤儉積德累仁之始余小子其或少忽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故扁堂額曰務本堂本者民也何以養民而安曰自奉以薄歸厚於民此所謂儉也古人云由奢入儉難由儉入奢易宜勉哉○嘗謂筵臣曰世俗專尚浮文漸為淆薄深有所歎為今日急務回風俗於淳朴用此之道當讀經學至於衣服飲食居處器玩亦致質素一切奢華輕麗須急急除去又謂曰人君使臣之道有四

焉禮謙誠保人臣事君之道亦有四焉敬直
義實堯舜為君禹益爲臣無過於此為人君
為人臣者當深察之又曰自得之工無如學
善心即天命本然之性惡念人慾之蔽聰明
者人能斥其惡念存其善心而養之兼以學
之心經近思錄非求於外而在吾方寸之中
此所謂古鏡重磨也○代行太廟夏享以享
樂之節腔繁促飭樂院提調曰復習古樂務
為和緩以至佾舞籥翟干戚之儀皆令雍容
舒暢必至神人以和之境也嘗致敬於祀典

每當攝享齊明蠲潔恪盡誠禮尊彛鉶豆陳
設之儀登降拜跪唱贊之節必審必愼率循
規度既祼至撤在位肅如也○應教徐箕淳
書略曰聲音之道與政通舜有明目達聰之
政而其樂爲簫韶禹有克勤克儉之德而其
樂爲大夏殷湯之德日新又新故其樂則濩
也武王之政建官惟賢故其樂則武也今
邸下誠能如舜禹湯武則今之世虞夏殷周
之世也今之樂韶夏濩武之樂也相通之理
捷於桴鼓何憂乎節奏之不舒暢而雍容也

答曰因樂院下令有此陳勉真可謂舉筆不忘規諫余甚嘉乃豈不銘念○令贈判書柳孝源施節惠之典○令曰服之不衷君子所譏近聞士大夫多着廣袖周衣有乘草轎云是何據制度周衣似是緇徒之服草轎無乃賤者所乘此非法服與常乘則所謂服之妖者也世俗雖曰厭舊尚新豈可蔑法改制行此非常之事乎其在表文章尊瞻視之道自今申禁痛革舊習○副修撰李應信上書陳式年文科講規之弊答曰明經之歸於虛僞

余每嘗慨歎而近日殿講時觀之苟誦僅對
而已往往有不會集註者是豈設施之法意
爾言甚有條理科式至重不可遽斷下該曹
及大臣館閣堂上覆議仍令曰日次殿講出
於選秀才勸經術之盛意而挽近以來漸歸
於倖占不求其實志觀其文義條對未免粗
率大司成曉諭諸生篤工經義務使精實咸
與一新○召見錢穀衙門郎官令曰郎官不
能盡職典守漸屬虛簿烏能禁衙隷舞弄乎
筵諭之後痛悛舊習若或有違斷不爾貸○

令曰文忠公鄭夢周精忠烈節百世之下令
人曠感在昔　列聖曁我　大朝褒崇之典
靡不用極余小子紹述之道宜有侑靈之舉
遣承旨致祭祭文當親撰祀孫調用○五月
王世子有疾彌留以六日壬戌昇遐于昌德
宮之熈政堂　上及　王妃號慟籲天卿士
大夫搢紳章甫以至掖衛民吏輿儓婦孺莫
不擗胷哀呼相弔曰天胡忍斯我　兩聖至
仁盛德而有是歟數日之間悲寃之聲達于
八域四日而成服越三日謚曰孝明是年八

月四日葬于延慶墓楊州天藏山之左坐酉
原今 上即位進號為綏陵丙午閏五月二
十日遷奉于楊州龍馬峯下癸坐之原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二

國朝寶鑑跋

上之五年秋　英宗大王實録成奉安于史館藏其副于名山訖　上命史局諸臣採摭其政教之關於大體者編爲寶鑑已又教曰予惟國朝寶鑑始成於　世祖朝寔載　太祖　太宗　世宗　文宗四朝事其後　宣廟寶鑑成於　肅宗朝又其後　肅廟寶鑑成於　英宗朝上下幾百年中　列聖之有寶鑑　六朝而已蓋闕文也恐非所以昭列祖之盛美爲後嗣觀也爾其次第纂修以

補其闕迄于新編合為一通焉諸臣承命悖恐遂奉攷 定宗 端宗 世祖 睿宗 成宗 中宗 仁宗 明宗 仁祖 孝宗 顯宗 景宗十二朝實録裒輯編摩既九月書成 列朝寶鑑凡幾卷以臣鍾秀職忝太史命臣係跋語其下臣鍾秀謹拜手稽首颺言曰嗚呼古昔盛時君臣相儆戒必援天援祖宗以為言然天無迹而祖宗之迹布在方冊則法祖宗乃所以法天也古之人歷言列祖之功德而備叙之者於詩有長發執競於

書有無逸其用意弘其取法該皇朝之有訓
錄類編亦此意也洪惟我國家　聖聖相承
垂四百年其治法政謨之可以為後世法者
蓋不可以數計而國史秘野史淆盛德至善
之在民心者亦寖遠而寖微矣迺　殿下慨
然於斯採而輯之則於是乎鴻功大業彰揭
布露磊磊乎煌煌乎充滿天地震耀今古或
相因而彌光或相濟而有成即其迹而心法
斯在儘乎其為　殿下家傳之懿範嗣王世
守之良規也嗚呼　列聖功化之隆由是而

益著後王監法之道由是而有據本朝文獻
之傳由是而足徵則是一書也而三善具矣
我　殿下於清燕之中試一整袵而肆讀則
怳如入太廟而覲　列聖其於克紹志事光
揚謨烈之道必將有怵惕感動而不能自已
者矣噫觀積累之艱而懼隳失之或易察文
質之變而慮損益之有偏戒紛更而罔逾尺
寸則恪遵守文之政整蠱壞而丕張綱紀則
勇法中興之治無非所以善繼善述殊塗而
同歸者而至於敬天愛民親賢納諫慎刑賞

節財用之大經大法則又是千聖一心亘古
今而不易者也嗚呼若我 英宗大王孝弟
通乎神明勤儉冠于百王義實偉蹟史不勝
書而逮寶齡既高之後夙宵一念猶洞屬乎
上下天民之際雨暘無不關心痛癢常若在
躬者即我 殿下之所仰覩於昔日者也肆
皇天大降祥于我 先王厥享國五十二年
至于今閭閻小民語及 先王往往有嗚咽
而流涕者嗚呼天之所報者厚矣民之所戴
者深矣凡為我 先大王後嗣子孫但以

先大王之心為心則其所以天鄕之民戴之者雖萬世如一日可也傳曰周公告成王詳於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嗚呼 殿下念之哉

上之六年仲夏崇政大夫行龍驤衛司直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奎章閣提學臣金鍾秀拜手稽首謹跋

國朝寶鑑跋

國朝寶鑑跋

上之十三年丁未春 上祗謁于 景慕宮退御齋殿名時原任大臣詢以 正宗 純宗 翼宗三朝寶鑑續纂事僉曰惟 殿下之聖孝是欽是承 上命取寶鑑首卷按其編摩舊例日謹遵之仍命諏日開局諸臣夙夜靖共趨事越明年戊申書成書凡幾卷上親撰序弁之俾臣繫以跋臣辭不獲命遂乃悖恐為之言曰寶鑑昉於 世祖戊寅寢於 定宗以下 十二朝蓋闕文也洪惟我

正宗大王學貫天人道并勳華聲明文物溢于區宇以為制治本於孝孝莫大於尊親尊親莫大於顯揚 先烈乃追舉 列朝未備之典勒成全部然後 祖功宗德代不乏書聖聖相傳之心法憲章誼政善謨可訓于邦可詔于王可與西序球壁永垂奕禩為後世鑑於乎其大孝也與傳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夫以 聖人之德不自滿逸繼斯志也述斯事也以隆邦治以迪後嗣子孫厥享國二十有四年如日月之無不照天

地之無不燾載斯其謂制治本於孝者與曁
我 純宗大王恭儉允塞既仁且粹菲衣卑
宮如大禹不邇不殖如成湯體天於穆又如
文王之德之純三紀之治蕩乎無能名焉亦
粵我 翼宗大王孝友根天濬哲齊聖离明
乾健令聞孔夙代聽國務四載之間百度咸
貞八方顒若雖未克久道化成民至今有謳
歌獄訟之思於乎盛哉 三朝聖功神化盛
德至善見於言行施於政事者皆可以屢書
不一書則續鑑之未之就特重其事爾今

聖上殿下亟命足成之體裁則視原書而惟謹發凡起例亦有義起而合於經於是 三朝記實之文始大備於乎是昔我 正宗顯揚 先王之大業也而 聖上又顯揚於 三朝以丕承我 正宗亦 正宗顯揚之道至 聖上而益光且大矣詩曰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又曰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聖上既編 三朝之書又嗣續 三朝之事作求世德如武王之於三后則永言之思豈止為編書一事已也夫孝悌以為本節儉以為治

敬天而愛民勤政而典學履四勿而勅萬幾
親賢士而廣言路凡此皆四百年 列聖以
來式至于 三朝世守之家法而此書之作
不翅為文武之方策則茲乃 聖上無逸之
龜鑑豳風之柯則也自身而家而國無往不
見羹見墻是彝是訓一以 三朝之心為心
推以溯乎 列聖之心則 三朝之心乃
列聖之心也 聖上之心又 列聖 三朝
之心也千聖同揆一理融貫用保我家邦以
裕我後昆我 聖上顯揚繼述之孝始可謂

至矣傳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孝之至也於乎大哉

上之十四年孟秋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臣權敦仁拜手稽首謹跋

奉

敎總裁大臣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臣趙寅永

校正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臣鄭元容

輔國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兼判義禁府事臣洪敬謨

崇政大夫判敦寧府事兼知春秋館事臣金蘭淳

正憲大夫議政府左參贊兼知春秋館事奎章閣檢校提學臣金興根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奎章閣提學臣朴永元

纂輯

崇政大夫判敦寧府事兼知春秋館事臣金蘭淳
正憲大夫議政府左參贊兼知春秋館事 奎章閣檢校提學臣金興根
正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 奎章閣提學臣朴永元
資憲大夫行水原府留守兼摠理使知春秋館事臣李若愚
資憲大夫清寧君兼知春秋館事臣金東健
資憲大夫行廣州府留守兼守禦使知春秋館事臣趙斗淳
資憲大夫行龍驤衛大護軍兼知春秋館事臣徐箕淳

考校

通訓大夫行通禮院右通禮兼春秋館編修官臣趙然昌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校理知製 教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臣沈承澤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司成兼南學教授春秋館編修官臣朴承輝

通訓大夫行司憲府執義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寅奭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東學教授臣鄭翊朝

通訓大夫行司憲府執義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沈宜冕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臣朴來萬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中學教授春秋館記注官臣俞致崇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臣金世均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直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李敎英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應教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臣沈膺泰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注官臣金翊鎭

繕寫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直臣俞鎭五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臣李裕膺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別兼春秋臣李墩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臣柳進翰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臣趙熙哲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臣金元植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臣李承輔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臣朴斆默

通德郎行司諫院正言別兼春秋臣洪祐命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文臣兼宣 傳官別兼春秋 臣 金炳雲

參訂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 臣 權敦仁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 臣 金道喜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臣 朴晦壽

崇祿大夫行吏曹判書 臣 徐憙淳

正憲大夫行龍驤衛大護軍 臣 李嘉愚

嘉善大夫工曹參判 奎章閣檢校直閣 臣 尹定鉉

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 奎章閣檢校待敎知製 敎 臣 南秉哲

御製校閱

原任 奎章閣提學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臣趙寅永

原任 奎章閣提學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臣鄭元容

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資憲大夫工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臣金學性

奎章閣直提學嘉善大夫行龍驤衛護軍兼春秋館修撰官知製 敎臣金大根

奎章閣直提學嘉義大夫開城府留守兼管理使春秋館修撰官知製 敎臣趙秉駿

原任 奎章閣直閣崇政大夫行水原府留守兼總理使臣金左根

原任 奎章閣直閣資憲大夫行龍驤衛大護軍兼知春秋館事臣李景在

原任 奎章閣直閣嘉義大夫工曹參判臣金昌集

原任 奎章閣直閣嘉善大夫行龍驤衛護軍臣吳取善

原任 奎章閣直閣嘉善大夫行龍驤衛護軍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臣徐有薰

奎章閣檢校直閣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知製 敎臣鄭㝡朝

原任 奎章閣直閣通政大夫行安岳郡守兼黃州鎭管兵馬同僉節制使中營將討捕使知製 敎臣金始淵

奎章閣檢校直閣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知製 敎臣尹致英

原任 奎章閣待敎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藝文館提學臣金英淳

原任 奎章閣待敎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知製 敎臣金英根

奎章閣檢校待敎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知製 敎臣南秉哲

奎章閣檢校待敎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知製 敎臣李埻

奎章閣檢校待敎折衝將軍僉知中樞府事兼五衛將知製 敎臣李裕元

奎章閣檢校待敎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知製 敎中學敎授臣洪淳穆

御製書寫

崇祿大夫行戶曹判書臣徐憙淳

監印

崇祿大夫行戶曹判書臣徐憙淳

嘉善大夫行戶曹參判臣金鼎集

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尙瑞院正知成均館事臣尹致秀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應敎知製敎兼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臣趙然昌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典籍臣任百淵

奎章閣檢書官朝奉大夫造紙署別提臣金徹義

奎章閣檢書官朝奉大夫氷庫別提臣金周敎


朝國
廿六